

畬族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浅探

郑 望

畬族，是我国五十六个民族之一，总人口三十六万，福建约有二十一万多人，主要以闽东九县和毗邻的连江、罗源二县为集中区域。福安县境内有畬族五万五千多人，是全国畬族人口最多的一个县份。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勤劳勇敢的畬族人民，培养了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民族精神和民族风俗；创造了独特的语言、鲜明的服饰以及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艺术。因此，结合畬族的特点，对畬族乡村的精神文明建设进行一番探讨是十分必要的。我认为畬族乡村的精神文明建设主要应该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第一、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

在畬族乡村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解放前，畬族人民倍受阶级压迫和大汉族主义的欺凌，分散在僻壤山坳靠刀耕火种及狩猎为生。生产水平低下，生活贫困凄苦，经济文化落后。解放以来，畬族乡村同汉族乡村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由于历史的原因，畬族乡村经济基础薄弱，资金、人才缺乏，在发展过程中遇到困难多，竞争能力差，速度和效益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贫困面比较大。因此，以往在畬族乡村往往只侧重抓物质文明建设，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物质文明搞上去了，精神文明自然而然会好起来”的思想指导工作，致使畬乡两个文明建设这辆“车”，因缺少一个“轮子”而“转”不起来。物质文明的落后导致精神文明的落后，并制约着精神文明的发展。但是，精神文明并不是物质文明的派生物和附属品，并不会随着物质文明程度的提高，而自然而然得到发展。例如，有的畬族村靠政府特殊照顾，虽然物质条件得到一些改善，但精神文明建设并没有自然好起来，甚至因争“扶贫”，要“赊销”而发生纠纷。精神文明的落后，同样会阻碍物质文明的发展，甚至可能造成“两个文明”一齐落后的恶性循环。因此，既不能用抓精神文明代替抓物质文明，也不能用抓物质文明代替抓精神文明，而要坚持“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精神文明建设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它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的辩证观点，按照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提出的总体布局做到：“两个规划一起订，两个投资一起下，两个管理一起抓，两个轮子一起转，两个成果一起出”。

第二、正确处理民族习俗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

尊重民族风俗习惯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是一致的。因为，研究和发扬各民族优秀历史传统，本身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畬族的风俗习惯是该民族的历史、文化、经济、生活、心理等的综合反映，具有民族的历史性、地域性和承传性。最鲜明的是表现在“歌俗”上。畬乡素有“畬山是歌海”之称。畬民在山间劳动或访亲探友时，以

歌当话，互相对答。节日和婚丧以歌表达欢乐和哀挽。男女交谊以歌言情说爱。过去畲族乡村教育不发达，许多歌手就是从唱歌中才逐渐识字的。畲族中的历史故事，自然常识和古人立身处世的道理也大多是通过畲歌这种口头文字流传下来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畲族的风俗在不断丰富、演化和更新。因此，又有融合性、时代性和变迁性。充分考虑这种风俗习惯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影响作用，有效地把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紧密结合，并将其完全渗透到民族性格中去，让传统文明为现代文明服务，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

当然，传统作为历史的积淀，又溶解在现实意识中，具有良莠之分，要用强烈的现代意识去审观扬弃，剔除糟粕，吸取精华。一方面，必须坚持用启发、教育、疏导、示范的方法解决精神领域里的问题，帮助畲族群众移风易俗，自觉革除阻碍畲族发展的陈规陋习；一方面要注重支持畲族群众改造和提高包含在传统习俗中的合理性成分，使之从单纯的乡土风俗逐步升华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种强大力量。

第三、正确处理图腾崇拜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

畲族以盘瓠为标志的图腾崇拜世代流传，家喻户晓。至今在服饰等方面仍有表现。图腾崇拜与精神文明的关系，从世界观上看，两者是不相容的。所谓“图腾崇拜”，就是“原始社会一种最早的宗教信仰”，是人类在童年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无法对自然和社会现象作出科学的解释，在“万物有灵”论思想观念支配下，把自然界的某些动物作为自己氏族的保护神，加以崇拜并向它乞求平安和丰收。应当看到，图腾崇拜是人类社会同样也是畲族发展中的一种历史现象，它由发生、发展到消亡，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消除愚昧迷信，决不能再用过去那种“左”的办法，决不能同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对立起来。只有通过长期艰苦细致的工作，把无神论的宣传渗透到畲民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去，才能潜移默化地减弱宗教信仰对畲民精神上的束缚；只有尽快改变畲乡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的落后状况，提高畲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才能从根本上提高畲民摒弃愚昧落后观念的自觉性，使畲族真正成为自觉开放的民族。总之，只有让科学战胜愚昧，先进战胜落后，才能逐步消灭封建遗毒。

从民族文化角度分析，图腾崇拜是畲民以祈求本宗族繁衍发展，平安吉利，人寿年丰，六畜兴旺为内容，其中也有合理可资借鉴的东西。如果能分清良莠，正确处理“扬”与“弃”、“疏”与“导”、“消化”与“吸收”几对关系，也可能化腐朽为神奇，变图腾“祖公神”为畲族祖先艰苦奋斗、开天辟地精神的化身。由此，推陈出新，建设具有畲族传统特色的精神文明。

第四、正确处理民族团结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

加强民族团结，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讲团结，讲共同理想，在汉畲族杂居区域尤其重要。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漫长岁月里，畲族人民“流离不安其生”，长期迁涉，受汉族的涵化甚深。畲族无本族文字，通用汉字，一般都兼晓当地方言；畲族普遍与汉族交错共处，形成了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在生活习俗方面彼此相互影响，流行的节日与汉族大致相同。是什么力量使这个已失去生存平衡的民族顽强地自立于民族之林呢？那就是畲族人民共同的心理素质，即民族自我意识，向心力和排它性极强。在旧中国，这种民族心理素质（下转第34页）

目的的双重性论述中，还是有主导面。这个主导面仍是普遍和超脱。并依据这一主导面，对一些双重性问题，作过回答。他认为，有些文艺门类有实用，或功利，那是不纯粹的，而图画则比较纯粹。因而，在他的文章出现过“纯粹美感”的论述。至于文学批评的相对性，被他概括出五条规律，也同样具有“普遍”意义了。为什么蔡元培在文艺审美的动机和目的的问题，始终显示出双重性而未趋统一呢？原因有二：一是在认识论来源上混乱，主要来自康德的唯心主义，

又接受了大量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和艺术社会学中的唯物主义成份；二是在方法上，采取兼收并蓄，未能消化，靠折衷主义，来调和矛盾，又不能舍弃来自康德美学思想的最初根基。虽然晚年的蔡元培已从“正一反一合”中领悟到“唯物论家之辩证法承用之”，并运用到美学批评中去，但他始终未能完成世界观、方法论的转变，只能在“普遍性以打破人我之见”、“超脱性以透出利害的关系”（221页）中摆荡着。这是值得认真记取的。

（上接第51页）质，形成一股反抗阶级压迫、民族歧视的不可遏制的力量。解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感召下，这种民族心理素质逐渐转化为促进畚民主人翁品格培养的力量。但是，在“左”的年代，有些地方把畚族的祖图、祖杖当“四旧”抄查，甚至不准畚族群众欢度自己的民族传统节日，使畚民排它性心理一度反复，给畚汉族之间的团结留下阴影。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明确指出：要“用共同理想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现阶段，畚汉族同胞，都必须讲共同理想，团结一心把商品经济搞上去，要以“民族团结，民族进步，相互学习，共同致富”为指导思想，主动消除历史隔阂，建立和发展“平等、团结、友爱、互相”的社会主义新型关系，认真调节、处理好地区间、民族间以及行业、企业、个人等相互之间的经济利害关系，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共同繁荣，把畚族乡村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乡村。

